

論美國全國元外交

白由業刊

自由世界出版編輯
香港智源書局印行

盧瑋鑾教授

贈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美國金元外交的新階段

三月十二日，杜魯門在國會發表了「援助」希土的演說，提議貸款四億美元給希土，來阻止「極權主義」（共產主義）的擴充。這一篇演詞，震動了全世界，牠的重要性比戰前希特勒的咆哮還大。因為，正如華萊士所指出，牠「標誌出美國歷史的轉捩點」。換一句說，牠顯出美帝國主義的新作風。

說到美帝國主義，我們馬上就會聯想起「金元外交」。是的，在過去，金元外交確是金元王國的對外侵略的主要手段和特徵。現在，杜魯門施于希臘和土耳其的也還脫不了金元。從某方面說，杜魯門「援助」希土的政策也是金元外交的一種表現。可是，從這次對希土貸款的條件和目的看來，從當前的美國國內和國際的情勢看來，所謂「金元外交」顯已賦有新的形態。而這種形態是與美帝國主義進于軍國主義階段的發展相應的，是它應有的產物。要把握美帝國主義這種新外交政策——或者可以說，杜魯門主義——的特徵，讓我們先把金元外交的演變加以檢討。

如所週知，美蔚成帝國主義大國始於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以後，從這一個開端，已可見美帝國主義並不是如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善良」。不過，美資本主義得天獨厚，發展

得為時較晚，而却迅速，與其他帝國主義競爭，進行侵略，可以不一定用硬的一套，而用「軟」的一套。這即是說，經濟透入 Economic penetration 或「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成為美帝國主義侵略的主要的手段。早在本世紀之初，美國的對外政策就蒙上了「金元外交」的名稱，藉着對外的貸款，投資，使那些受「金元」之「惠」的國家，逐漸變成「金元王國」的勢力範圍或獨佔殖民地。這並不是說，美國的對外擴充，完全不使用軍事或政治的干涉，或其他強權政治手段，不過，比起英法德俄日等帝國主義國家來，經濟透入確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徵。初時，「金元外交」的主要對象是拉丁美洲國家，而「門羅主義」是與對拉丁美洲的經濟侵略相配合。但是，即以美對拉丁美洲的關係而論，借款和投資也有形無形地附以某些政治條件；在「金元外交」之後，也有許

美國金元外交的新階段

英美關係透視

國內危機改變着英國外交政策

誰在莫斯科會議裡作梗？

華萊士論莫斯科會議

從法國閣潮看法共自由論壇

不可忽視的民主力量（祥）

思慕

I. T. Aigin

M. Werner

張鐵生

叔寬譯

沙溪

多時繼之以軍艦的訪問，帶有最後通牒性質的外交照會，或內爭之煽起以至武裝叛變的策動。當然，華爾街的魔手活動的範圍並不限於新大陸，在「門戶開放」的幌子之下，只要有孔可入，金元便流向中國，近東中東以至歐洲去。第一次大戰給金元王國以一個不可多得的机会，借給協約國的戰債，對歐陸有革命危險國家的糧食救濟，以及對德國的道威斯計劃，都是金元外交在各種形態上的發揮。然而，那時候，美國的軍事力量還不够雄厚，單憑着金元的力量，並不能壓倒競爭者，達到統治和役服世界的雄圖。對外的貸款和投資，縱不至折本，有時也獲不到華爾街所期待的利潤——市場或資源的獨佔。所以「太平洋」雜誌「一九四七年美國金元外交」的作者赫爾伯特也承認第二次大戰前，美國「運用金元以進行特殊的外交談判，以圖達到政治上的目標和操縱，却並不常獲得成功」。因而，在四十年代，有一個時候，美國主義却退到「孤立主義」的螺螄壳裏。

第二次大戰勝利以後，美國一躍而成為資本主義世界中遠比其他國家為強大的「超級強國」。戰爭不獨沒有帶給美國以破壞損失，而且餵肥了牠：牠集中了世界的財富，生產力膨漲三倍，到了戰後復員了，以金元為媒介的對外擴充不獨在主觀的力量上綽綽有餘，而且是美資本主義繼續發展所必需的活動。在他方面，備受戰爭破壞而陷于凍餓困難之境的戰勝和戰敗的國家，急待救濟和重建。這又是那已成為世界銀行家和糧食倉庫的美國的千載一時的機會。同時，隨着軍事力量的突飛猛進，美國的實力已可壓倒任何帝國主義國家，

華爾街主人以為今後已可以命令天下，莫之敢違。換一句話說，

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以前，美國雖是「財雄」，但「勢」還不够大，二次大戰以後，美國「財」更「雄」了，而「勢」之「大」亦與「財雄」相副。因而，戰後美國的「金元外交」不獨遠比戰前為積極 Aggressive 而且較為露骨，具有濃厚的政治意味和作用。

首先，戰後美國貸款的活動不獨由政府主持，由國庫撥給，而且牠的最高決策之權已由出入口銀行，財政部，商務部而轉入國務院之手。國務院特設一個「經濟事務部」，由一個副國務卿專掌（現任的副國務卿為克萊敦）。雖有一個對外貸款的諮詢委員會之設，由財政部，商務部，出入口銀行和國務院的首腦參加，但發言權最大的還是國務院。這即是說，「金元外交」已由外交當局主持，自然更會被用為外交的武器。

在國務院支持之下，美國在談判貸款和糧食「救濟」的時候，不特附有經濟的條件（如要對方接納美國關於國際貿易的主張，撤消關稅壁壘，外匯限制等），而且明白地追求政治以至軍事的目的。赫爾伯特指出這一時期美國金元外交的特徵，有如下的話：

美國貸款有什麼用？（湘）

幫忙與幫閒（桑）

論美金庫券公債的發行

捧看金碗討飯的人類

越局內幕

朝鮮人民抵制美國貸款

為什麼朝鮮人恨美國兵？

世界点滴

千家駒

J. Hughes

美亞月刊

朝鮮獨立報

N. F. Einsel

「……我們被迫而參加與國際問題的處理，對於這一個各國在劇烈鬥爭的世界，我們力圖建立一個秩序的基礎。我們同時沿四條綜合的路線而努力。第一，對維持和平作種種有效的措施。第二，加強我們的戰畧地位和政治的諒解。第三，阻止共產主義在歐洲和亞洲的泛濫。第四，建立國際間的貿易，俾在經濟不景氣危機降臨前，先有防禦辦法……我們已嚴肅地開始努力完成這些錯綜的目標，但要有所成就，並不能純粹依賴於勸導的辦法。我們之利用金元，即有助於這工作的努力……我們援助所信任的國家，對願意談判協議的國家，我們願以貸款來作善意的保證；對我們的目標和利益同情的國家，我們予以鼓勵；對我們所戒懼的國家，拒絕牠的請求。」

根據這些「原則」，用更坦白的話來說，美國金元外交具有如下三種的作用：（一）以金元或糧食來收買羈縻願意就範入彀的國家，南美大多數國家，荷比希土中國日本等國都屬於這一類，美國對英三十七億五千萬元的大借款成立之後，我們便看到工黨政府在外交上追隨美國，在軍事上與美成立裝備「標準化」的協議，可說是對英金元外交的收穫。（二）當一個國家裏美所「信任」的政府，（也就是不得人民擁護的政府）站不住的時候，美國便以金元和糧食來「鼓勵」牠。例如去年美國貸給法國萊翁勒倫政府十億美元，希望以此來增加法政府的威望，而在選舉中打擊共產黨，又如義大利保守的迦斯波里政府在今年一月發生危機，美國也慨然

給他一億美元借款，以阻遏義共產黨勢力的抬頭。（三）社會主義國家或新民主國家，既是金元王國所「戒懼」的，而又不肯稍犧牲他們的主權，自由，而向華爾街低頭，美便拒絕不予以借款，救濟，或多方刁難，極盡要挾的能事。對蘇十億美元借款的談判始終開不成，對波蘭借款的條件十分苛刻，對南斯拉夫的糧食救濟也够吝惜都是例證。

一句話，戰後的美國政府「於決定核准或拒絕貸款時，先行研究中請的國家政治行為和主張」。適合美帝國主義制霸世界奴役世界的目的，借款才有希望。這種「原則」美國公開宣佈，而付諸實踐。

不過，在今年一月以前，美國金元外交雖已日益露骨，然假面具還沒有完全撕開，美帝國主義分子仍不能完全控制美國政府是一個原因，他們仍認為假面具尚可以騙人，也是一個原因。當華萊士仍任商務部長，范宣德等自由主義份子仍在國務院保留一部分勢力時，極端的金元外交還受多少的牽制。例如幾個月前，國務院遠東司長范宣德曾在一個國際集會上說明美國貸款的尺度，有這樣的話：

「任何國家，如政府過於腐敗，軍備過分擴充，國家統制私人資本過於嚴格，或有非民主化的政治思潮滲透朝野上下，美國公私資本均不應加以投放。美國的國際投資放款，無論其為國家抑或私人，均應根據此一原則，而不應另有雙重標準。」

基於這種尺度，蘇聯波蘭等國固然不合標準，因為在又國的眼中，蘇波等美國政府「統制私人資本過於嚴格，而

「非民主化」，但中國，希臘，土耳其，佛朗哥西班牙等也不合標準，因為牠們不是政府過於腐敗，就是軍備過分擴充。正因爲這個緣故，美國內極度親國民黨的份子，便對范宣德以至國務院大加抨擊，說對華五億美元借款之靳而不與，是由於范等的阻撓。

同時，美國對新民主國家的貸與，雖够吝嗇苛刻，但或由美國直接投放，或假手善後救濟總署，對捷波南等國的經濟通融，多少也有一點。這當然不是因爲華爾街大亨還有點慈心，而是因爲美金融寡頭要在這些國家獲得或擴充市場，不能不以此這種貸與來做釣餌或媒介。此外，美國既不放棄把這些國家爭取過來的念頭，就要投放一些本錢。

可是，到了杜魯門「援助」希土的演詞發表以後，美國金元外交顯已踏入新階段。

二

爲甚麼說是新階段呢？

因爲，由杜魯門這一演詞所透露的美國今後對外金融活動，有如下幾個爲以前所未有，或有不顯著的特徵。

第一，由杜魯門的演說，國會議員對牠的反響和代理國務卿阿契遜的闡釋看來，美國對希土的貸款以及今後的對外貸款或救濟，是明白地打起反蘇反共的旗號。「反蘇反共」，從某一方面說來，雖然是一個幌子，而且，自羅斯福逝世以來，美國的外交內政都循着這一路線走，但美國的金元外交公然跟這種反動的口號緊密地聯在一起，表示華爾街決心

要以金元的力量來堵遏民主進步的浪潮，要阻止人民所要求的變革，這是第一次。杜魯門在演說中雖避免提及蘇聯的名字，但所謂希土的「外來壓力」等等顯指蘇聯，阿契遜在衆院外委會中答辯的時候，明言「土耳其需要美國援助，俾可防衛像蘇聯堅持要求聯防達達尼爾海峽這一類的外來壓力」。阿契遜雖爲杜魯門辯護，說他從未說過這是一個要粉碎任何意識形態的政策，但杜氏明明是說這種借款爲對付「極權主義」（共產主義），和希臘共產黨的威脅。而且這一演詞發表以後，供給匈牙利，伊朗，日本等國以所謂「反共借款」的聲浪，便甚囂塵上。在他方面，拒絕予蘇聯和牠的與國以經濟援助的主張，現已更露骨地提出來。衆院撥款委會於杜魯門演說發表之後一天，否決國務院所要求准予運送價值二千五百萬元的煉油機器給蘇聯。其後，參議員麥克倫勒又提出一個修正案，主張杜魯門所建議的三億五千萬美元的對外救濟金禁予蘇聯和他的七個與國（包括匈牙利和阿爾巴尼亞）。這些說明了美國今後的對外貸款將是赤裸裸的政治貸款。

其次，杜魯門的「援助」希土演說所表現出美國現階段「金元外交」與過去再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爲着「反蘇反共」和遂行其他帝國主義的目的，美國當局不惜「援助」，收買實際上是真正極權主義，反民主的政治渣滓。保皇黨的希臘親納粹和壓迫人民自由的土耳其，離民主不知幾萬里遠，不獨由華萊士等民主人士指出，即馬歇爾在杜魯門演說的前三個星期，也譴責過希臘政府的許多方面，阿契遜

在演說後也承認兩國政府的制度「並非完善」。衡以范宣德以前所宣佈的不貸款標準，——政府過於腐敗，軍費過份擴充，任意屠殺逮捕人民的希臘政府和經常保留一百萬大軍的土耳其政府，正是不合條件。但白宮對於這樣的反動政權的援助却唯恐不及。所以，現階段的金元外交的反動性更爲明顯了。怪不得華萊士這樣子指摘：「一旦我們以自由爲詞，無條件地貸款給不民主的希土政府，所有的法西斯獨裁者，自知有款存在我們的銀行了。今天援助的是希土政府，明天也許是阿根廷的斐倫或中國的蔣介石。」

第三，在此次大戰以前，美國對拉丁美洲的金元活動，雖繼之以政治干涉，但還沒有明目張胆，規定於貸款條件之內。而這次計劃中的對希土貸款，却附有派遣文武人員前往「協助」該國「復興」，並「督導」借款用途的條件。這不是干涉兩國內政是甚麼？

第四，更重要的，從杜魯門所宣佈的希土借款，其後阿契遜所宣佈的朝鮮撥款，以及擬議中的其他借款看來，現階段的金元外交，不僅是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而且強調軍事的目的，聯合國蘇代表葛羅米柯在抨擊杜魯門干涉希土政策時特別指出這種特徵，一點也沒有錯。美國計劃中的新借款之爲軍事性，徵見於以下的事實。（一）由杜魯門和其他美當局所透露，貸款有一半以上是屬於軍事援助，其用途爲裝備和訓練十萬的希政府軍，使兵器已嫌陳舊的土耳其現代化。美海軍已宣告將讓渡軍艦與希土，其他政府人士披露決以大砲坦克等運到土耳其。杜魯門亦明言美將教導訓練希土兩國選拔的軍事人員。擬再貸款的伊朗，也將接受美軍事顧問

，訓練憲兵和新陸軍。（二）在杜魯門演說之後，美海軍方面即宣佈派混合艦隊訪希土領海和其他地區，使世界各國人民都「看慣了」星條旗。（三）新的貸款計劃具有戰略的意義。因爲計劃貸與巨款的國家，如希，土，朝鮮，伊朗，巴力斯坦，敘利亞等國，不是位於蘇聯的邊緣，就是軍需資源的石油的產區。美議員蒙特指出，貸款土耳其顯然着眼在戰略要地蘇聯出海門戶的達達尼爾海峽的控制，着眼於在歐洲建立兩個灘頭陣地，可謂一針見血之論。阿契遜所發表的黑皮書，贊成英將塞浦路斯島基地讓給希臘，好改由美控制，同時又傳出美要在希建立基地之說，當是應有的條件。這即是說，現階段的金元外交是與美國的環球基地網政策相輔而行。總而言之，美國好戰分子今天所玩弄的金元外交，是他們的挑起戰爭和戰爭嚇詐的政策的一部分。

三

從前，老羅斯福總統有一句名言：「話說得好聽點，但手裏要拿着大棍子」。在第一次大戰以前，主要以「金元外交」來實行「和平透入」的美國，雖拿着大棍子，還是藏在身邊。現在呢，一手送金元，一手却揚着大棍子，以至幌着原子彈了。

今日美國的「金元外交」爲甚麼採取這樣的露骨而狂妄的形態呢？

關於這問題，我們不能在這裏詳加解答，但可以簡單地舉出如下的理由：

(一)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初時原想到利用聯合國機構，以壓倒蘇聯，支配世界，但迄今沒有成功。利用國際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以及善後救濟總署來進行金元外交，因蘇聯等國不就範，善後救濟總署多少也要尊重救濟不能有政治歧視之旨，而獲不到預期的效果，美國便撇開聯合國，國際銀行等國際合作機構，而對希土等國作片面的所謂「援助」行動。

(二)自共和黨選舉勝利以後，空前反動的局面出現於美國，最忠實地擁護反動的金元寡頭的共和黨分子控制了國會，俘虜了杜魯門，羅斯福總統的舊人殆全數被逐出於中樞之外，以前稱為國務院的「自由分子」之阿瑟遜，艾其森等都已變節，因而羅斯福以國際經濟合作來沖淡金元外交的理想，悉被摒棄，代之而起的是挾同政治和軍事干涉的露骨金元外交政策。

(三)到了最近，軍閥之把持政治，操縱外交，以及與獨占財閥之結合，因馬歇爾元帥之任國務卿，杜爾斯（華爾街最大的律師行的主要律師）之任馬歇爾的外交顧問，希爾德林將軍之任助理國務卿，主持「軍政府」事務，而到達登峯造極的階段。政治機構和人事這種轉變，自然使美國更加速向軍事的帝國主義路上去，金元外交之帶有濃厚的軍事干涉的性質實無足怪。

(四)從經濟上看來，由於經濟危機的迫近，華爾街主人便謀以國外軍事的貸款，軍火的供應，來刺戟國內的軍需生產，保持軍需景氣。雖說現在美國的生產比起戰前平時來還不算衰退（一九四六年只比一九四三年減低三分之一），失業工人也不過三百萬，但由物價高漲（一九四六年比前一年

漲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最近在更不斷高漲），工資削減（一九四六年製造業工人的實質工資比一九四五年低百分之十三）和一般人民貯蓄乾涸而造成的購買力減弱，以至招致的戰後經濟蕭條，已見其端。存貨總值由戰前的二三〇億，一九四五年最高峯二七〇億增至一九四六年九月的三二二億，就是一個朕兆。怎樣來緩和這種危機呢？前戰時生產局主任納爾遜向陸海軍部獻議：美國工業之一部應該作為準備軍事生產之用，戰時用以製造軍火的大量機械，應該繼續保存，已恢復為和平時期生產的工業仍應保持一部機械以應軍事之需」。換一句話說，為維持軍火工業的利潤，為保持軍需景氣，獨占資本家不僅宣傳戰爭，以威嚇美國人民，使整個國家處在積極備戰狀態，繼續支出龐大的軍費，且加速向國外運輸贈送軍火，助長其他國家的內戰和製造別種戰爭。所以，雖然明知對希土的貸款是把美國帶向戰爭，然而，正如美經濟學家司徒·捷士所指出的那樣：「戰爭或戰爭的威嚇，是避免大量失業的一條可疑的路，但它却似乎是美國官方還準備接受的唯一的路」。

總而言之，今日的金元外交已披上了軍國主義的外衣，不是作為「和平透入」的手段，而是與基地，砲艦和原子彈聯在一起，成為華爾街宰制全世界，奴役全世界的武器。

但是，雷諾新聞說得好。

「沿着杜魯門總統所指示的道路，美國所能獲得的只是損失和羞愧，因為我們不相信美國人看見冒用他們的名義而做的事情會感到高興，而我們也知道歷史的浪潮太洶湧了，決不是華爾街所有的金元所能堵遏。」

英 美 關 係 透 視

譯 薌 南 作 授 教 I. TAIGIN 聯 蘇

英美關係的三個階段

一般的說，自第二次大戰爆發以來，英美關係的歷史可以劃分為三個顯著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包含着戰爭的初期——從德國的進攻波蘭直到一九四一年的六月廿二日。這是英國差不多全部依賴美國的時期，特別是在法國崩潰以後。在那一個時期，英國既無大軍又無軍火，她缺乏糧食和軍事所需的原料，工業亦不過剛剛才轉變到適應戰時的情況。但是美國當時早已公開地宣稱在抗德戰爭裏她是全部同情英國的，並且羅斯福也已宣佈過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兵工廠』。

在一九四〇的夏天，英國從美國得到了一大批的步槍（那時候英國連步槍都感到缺乏呢！）緊接着又有五十隻美國驅逐艦讓渡給英國，以換得英國在加里賓海（Caribbean Sea）以及其部份殖民地的基地為交換條件。英國甚至還從美國得到汽車，機械工具，食物以及許多其他戰爭所需要的東西。但是在另一方面，英國就得割捨它的基金來償付所有從美國來的援助（那時候租借法案還沒有通過），具體地說，這就等於英國在美國的投資轉入了美國手裏。

在當時，許多英國人都非常就心，如果像這樣發展下去，到戰爭結束時，就經濟上說，英國可能發現自己已經為美國所『併吞』。但是，英國在法國潰敗以後的處境却迫着她無論願否都得去依靠這個強大的橫跨大西洋的共和國。許多美國人，站在他們自己的立場上很坦白地說，戰後英國勢將變成一個龐大的英美聯邦的歐洲前哨，而這個聯邦的中心是在華盛頓。

由於希特勒德國之進攻蘇聯，英美關係才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希特勒攻勢的轉向東線不僅是大大地鬆弛了英國所受的威脅，而且更實際地減輕了她對美國的依賴。她現在有了兩個強大的盟邦，而不像過去只有一個可以靠了。本於她歷來的傳統辦法，她開始權衡於二者之間。

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美國也捲入戰爭時，英國的地位又有了進一步的改進，這不僅是就軍事上來說。一個中立的英國一個交戰的英國之間的均勢是遠不如一個交戰的美國和一個交戰的英國之間的均勢對於英國的有利。

其結果是在戰爭的第二個階段裏，大英帝國的確能够顯著地加強了她的國際地位——而且從這一階段起她自身的軍事的，工業的，和經濟的資源亦已發展到了最高的限度。到戰爭結束的時候，英國在「三強」會議中的地位，是和蘇聯美國完全相等的，她可以有一個獨立的外交政策。

從德日兩國的被擊敗以後，英美關係的第三個階段開始出現。整個世界當時所面臨着的是戰後問題的解決。英國當時已經在政治和經濟上爲戰爭所削弱，但是還沒有達到有形地影響她世界地位的程度。

如果本着一個正確的路綫走去，她可以很容易地保持在戰時第二階段所獲得的國際地位，或者最低限度可以推行一個獨立的外交政策。

★

可是，事實却不是那樣。當戰爭結束的時候，雖然是工黨上台當權，英國的外交政策却完全走上了反對蘇聯而贊成英美集團的道路。而且由於現在的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都是優於英國，英國就不得不成爲，而且事實上已經成爲英美集團陣營裏的一個「助手」。但是，和一九三九——四〇那一階段恰恰相反，她這一次如此做法並不是由於她除此而外沒有他途可循，而是完全自願地這樣做了，工黨政府追隨着邱吉爾及其同道者所留下了的軌道，在國際事務上採取了反動的路綫。英國對美國的依賴性在最近的英美金融協定已經更明顯地反映出來，在這個協定裏，英國吃了大虧，同樣的也反映在戰後外交談判的過程中，其中許多細節直到現在還鮮明記在全世界人們的心中。

那末，這個英美集團的幕後目的是什麼呢？邱吉爾以及他在英國和美國的同志們已經很坦白地說明過了，它的主要地就是要建立安格魯撒克遜國家在戰後世界的「領導權」，換句話說，

這是有權勢的獨佔集團所設計的計謀，以建立他們的聯合世界霸權。

今天的許多事實已經顯示這個計謀已經越過了它的預備階段，而一天天形成爲一個具體的政策了。

不用說，這個政策——永遠在一個反共的外衣之下進行——對於一切大大小小不願意成爲英美集團的領地或臣屬的國家的獨立和主權都是有根本損害的。

一強或數強集團獨霸世界的計謀永遠是反動而不可能的。而今天，當這個世界已經由於第二次大戰而如此劇烈地改變了的今天，這話的真實性更是空前的證實了。

不僅是獨立國家對於需要自由與獨立的覺醒已經大爲擴大；而且在殖民地和不獨立國家的人民中，爭取解放的運動亦在膨脹，他們都堅決地最少要求獲得獨立生存的基本條件。

英國方面支持英夫集團的人，認爲在目前的條件下，英帝國還沒有強大到足以赤手空拳來爭取世界霸權。因此，他們毋寧滿足於一個助手的地位，把英

國變成美帝國主義的隨從。

這是英美關係中的一個側面，這一側面是強調這兩個國家共同利害，這一點在最近的報紙上已經討論得够多了。

但是英美關係中還有另外一個側面，那就是兩國利害互相衝突的一面。這一側面迄今大部份還存留在隱蔽中。不過，由於最近的某一些事件，如同美國在去年十一月五日的大選和不少的工黨議員去年十一月八日的『叛變』等等，應該對於英美關係的這一個側面加以更仔細的考察。

英美之間的經濟矛盾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英國的國際貿易是不利的，那就是說她輸入的比輸出的多。英國既然變成了『世界的工廠』，她就傾向於忽視了她的農業。她的統治階級覺得從外國輸入原料和糧食，而用自己生產的工業產品來償付是有利的。

但是，這種不利的國際貿易，為她的無形輸出所補償而有餘，那就是說，

從國外投資，從商船為他國運輸貨物，從她作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的一個中間人所獲得的回扣的各種收入，抵償了她的入超而有餘，其結果直到第一次大戰爆發以前，儘管英國的國際貿易是不利的，但她的收支對比是有利的。例如在一九三三，這種收入超出支出的差額就達到了一八一，〇〇〇，〇〇〇鎊。

第一次大戰後，英國的經濟地位就開始惡化，這種情況立即反映到她的收支對比上。在二十年代，儘管日漸困難，她還勉強能够避免實在的虧空。但至一九二九的恐慌以後的三十年代起，情況就更加惡化了。在第二次大戰以前的五年（一九三四——三八），英國的收支對比每年平均就虧空了一九，〇〇〇，〇〇〇鎊。

第二次大戰使情況更形惡化。一方面，貿易上的虧空在戰後增加了，另一方面，無形的輸出却大大的減少了。

無形輸出的主要項目是從國外投資和航業得來的收入。從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八，英國每年平均無形輸出的總數是三八，〇〇〇，〇〇〇鎊，此中投資

所得是一九二，〇〇〇，〇〇〇鎊，航業收入是九二，〇〇〇，〇〇〇鎊。但是在戰爭當中英國吃掉了她國外投資的一半，她的國外投資總數是不超過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而在一九三八年她却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換句話說，從這個來源的收入減低了一半。至於說到航業上的收入，在第二次大戰以後，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這裏是一些很雄辯的數目字，在一九三九年，在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商船總數（包含一千噸及其以上的船隻）共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噸。英國佔據了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噸（等於百分之二十七），美國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噸，其他國家分佔了剩餘的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四五全世界商船總數為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噸，英國只佔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噸（百分之十五），美國却佔據了四三，〇〇〇，〇〇〇噸（差不多百分之六十），其他國家分佔了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噸。這就是說，英國遭遇到美國這樣一個強大

的航業對手，其結果她從她的商船方面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必然要減少了。

因此，戰後英國面對着一個日益不利的收支對比的形勢。假如這種對案無法清償，英國將沉淪到一個永久負債者的地位，因為在英國的經濟生活中，國際貿易有着這樣大的作用，這種形勢勢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她的全部經濟生活，特別是她的通貨的穩定。

那末怎樣才能消除這種不利的收支對比呢？

顯然，今天的英國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切實地減少她的輸入，和同樣切實地增加她的輸出。那就是把她的收支虧空減少到一定程度，足以用她那已經減少了的無形收入能够抵償。

輸入如何能減少呢？那只有輸入更少的糧食和製成品，這兩項東西在戰爭以前（一九三八）構成了英國輸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減少原料來達到這個目的是很少可能，因為輸出製成品必須要有原料，英國今天確實非常需要輸出。

輸出如何能够增加呢？這樣只有輸出更多的製成品，這項輸出在戰前（一

九三八年）構成了英國總輸出的百分之七十七。

假如英國的收支對比要能够平衡的話，她就必須做到以上的的事情，這是最低限度的條件——內在性質的條件。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同樣主要的條件，一種外在性質的條件。爲了輸出，英國需要市場，而且一個很大的市場。英國的經濟學家們估計，爲了把英國的不利的收支對比轉變爲有利的收支對比，英國的輸出到了一九四七年即必須比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到一九四八年就必須更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五。根據雜誌上的報告——例如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倫敦『經濟學者』——到去年年終，英國的輸出已經超過了戰前的輸出量。因此，很可能在未來的兩年中，英國可以實現這些經濟學家們的期望，尤其是因爲在戰爭時期英國的工業設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但是爲達到此目的她必須要有市場，這些市場能找得到嗎？這些問題就把我們帶到了英美關係中頭等主要的因素了。

什麼是戰前英國輸出的分佈情況？

一九三八年，英國輸出的一半是在大英帝國圈子的內部，其他的百分之三十三是在歐洲諸國。美洲大陸僅僅吸收了百分之十二，亞洲則僅僅吸收了百分之三多一點。因此，戰前英國最有價值的市場是她自己的帝國和歐洲。

可是現在呢，情況與戰前差不多，但有一個差別，那就是今天帝國市場比之於一九三八年更加重要了，因爲帝國市場在這次戰爭中只受到極小的損失，而歐洲却已經極端的貧困化了。

因此很明顯的，爲了改進其收支對比，英國不得不更頑強地保存她的舊市場，同時要用一切的力量獲得新市場。

但美國對市場的需要其緊迫性不下於英國，在戰爭中，她的生產設備差不多增加了兩倍半，要是把生產的水準壓回到戰前的地位，其結果必然是一個經濟恐慌，長時期的大規模的失業現象。

什麼是戰前美國的輸出分佈情況呢？一九三八年美國輸出的百分之四十三是在歐洲，百分之三十四是到南北美洲，百分之十九是在亞洲和大洋洲，百分之三是在非洲。因此，就美國而言，最

國內危機改變着英國外交政策

M. Wernert 作 鍾 輝 譯



無需摘要性的或者是戲劇性的聲明，英國的外交政策正在改變中。這變動的反響將會在各處感覺到，從法國到緬甸和從蘇聯到埃及。改變是在經濟危機以及工黨內部反對者影響逐漸增加的壓力之下發生的。這種修正尚未以一種有計劃的形態發生，它祇是偶然地出現，這是不可避免要工黨政府無論如何建立一種不是去壓制而是能夠支持它國內政策的外交政策。

假定英國外交政策是凍結的，那是追隨一年以前固定的類型，這將成爲一種不可原諒的錯誤。祇要拿一九四六年二月貝文與維辛斯基熱烈的爭論來與一九四七年一月貝文斯太林的通信就足夠，比較要曉得英國外交政策不是不改動的。

在一年以前，英國大部份人相信英國的主要危險是來自蘇聯的壓力，因此一個反抗蘇聯的英美聯合反攻是主要的任務，但是這種壓力是被過高的估計了。目前，倫敦相信英國安全主要的要求是戰後的迫切救濟，而最首要的是緩和英蘇緊張的關係。一九四六年的經歷，所付出的代價證明是太高了。

一九四六年的外交政策已經是過份估計與過于使用英國的財源了。上月的嚴重經濟危機已經暴露出英國不能保有一百五十萬人的戰鬥隊伍；不能支持它在全世界的負擔；不能繼續進行從萊茵河到恒河，從韃靼尼爾海峽到尼羅河的外交和政治的鬥爭。

主要的市場是在歐洲和美洲大陸。

現在呢，美洲大陸對於美國而言是更加主要了，歐洲的重要性由於戰爭的原故而大大的減少了，儘管美國在最近在用着不少的氣力來恢復甚至擴張昔日在歐洲所佔據的地位。因此，美國的商人們必然用更多的力量，替他們的工業品開拓新的市場，他們的眼睛特別是轉到了中國和大英帝國。

在中國，她們已經把英國擠到了第二位，至於大英帝國，他們正在準備着一個決定性的進攻。一九四五年的英美金融協定包含了一條條文，規定英國必須對她的帝國優先關稅縱非全部的取消也必須作很大的減削。如所週知，英國是憑藉着這優先權才能把她的百分之五的輸出送到英帝國的。但是帝國優先關稅的取消，或者一個很大的減削，是足以引起英國帝國市場很快的縮小，但這正是美國所正追求的，她的口號是那叫得響亮的『機會均等』，而這個口號的真實意義已經是眾所週知的了。在現準備中的國際貿易會議上，英國將面對這個問題的全部嚴重性。

在一九四六年中，貝文反莫斯科方針的活力漸漸消失。英國與蘇聯準備擴大和增強一九四二年的同盟，其重要性並不在于英蘇有一種新的軍事同盟的可能，相反的，這兩個國家都在暗中摸索着把過時的戰時聯合轉變為一個有組織的，和平時期的政治合作，倫敦與莫斯科之間主要的課題是對歐洲大陸上和中東有實行共同政策的可能性。假使修正的英蘇同盟產生了，這將顯示出協商與妥協的輪廓而首先是在德國問題上的妥協和中東的中立。

在另一方面，華國在西方的政策也可能修正。建議中的英法同盟不需成為片面的西方陣營。貝文今天是有機會來調和英蘇和英法的同盟。英法同盟將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如果英國有一個全部的歐洲政策，對俄羅斯沒有敵意，對德國不必依賴，惟有這樣才能成功。這已經是很明顯了，在過去的幾個月來，英國政府不能無限度地支持德國的英佔領區，甚至更不能支持全部的德國。英國在德國既不能與法國發生衝突也不能與蘇聯發生衝突。歐洲列強——英國，法國和蘇聯——如不能一致，德國就沒有和平。

(譯自紐約下午報)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什麼結論呢？結論是在英美之間存在着嚴重的經濟矛盾，這些矛盾主要的，雖然不是唯一的，是：市場的爭奪，特別是在歐洲和大英帝國之內，和存在兩大高航國家在航運上的對立。

英美之間的軍事政治矛盾

英美之間的矛盾不限於經濟方面，在軍事和政治方面也同樣的存在着矛盾。最主要的矛盾自然是海軍方面，我們知道英國關於海軍方面問題是十分執著的，這不足為怪，因為她必須及全世界的廣大帝國只有依靠她無敵的海上霸權，才能創造並能維持她的帝國。直到一九一四英國戰畧的主要原則是維持一個

是以與任何兩個海軍國家聯合力量相等的艦隊，這個原則不僅是被宣佈了，而且在事實也這樣的做了。

第一次世界戰爭改變了這個情況，在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上，英國被迫同意在原則上承認美國的海軍力量 and 英國相等。這對於英國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儘管在兩次大戰之間，美國的海軍力量並沒有和英國均等，由此可以很容易了解，今天美國的海軍兩倍於英國，英國的心理是一種什麼滋味。因為歸根結底海軍力量的問題聯繫着大英帝國的前途。

在空軍方面的情況亦復如此。很難用確實的數字來表明空軍的對比，但是毫無疑問的美國今天的空軍的力量要比英國大上幾倍，而且美國生產飛機的能力還要比英國更大，由於空運在軍事和民用日漸增加其重要性，這兩國家在這方面的矛盾目前雖然已經嚴重了，將來隨着時間的進展將更趨嚴重。毫不奇怪，英美戰後關於空運的協定是這樣難於成立，而且已經成立了的協定也不像是會長命的。

除掉海空軍而外，英美之間還有另外一個矛盾的地方，這就是基地的問題，包含陸軍的，空軍的，和海軍的基地。英國有着幾百個這樣的基地，什麼地方有她的殖民地，什麼地方就有她的基地，換句話說，世界上每一個部份都有她的基地。但是和英國的基地相並列的是美國正建立起她的世界性的基地網，並且在繼續擴大中，往往美國的基地是和英國的基地平行的或交錯的。英國不能阻止美國如此做，但這一事實並不是說英國心裏就很高興。

就是對於原子彈問題，英國的情況也不見得好一些，因為很可能就是對於英國而言，原子彈還是一個秘密，就很容易了解，原子彈對於英美關係包藏着怎樣大的危險。

另外一個危險的問題就是殖民地和原料的來源。英國是殖民國家中最老大的，一個，她佔有着一個包含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的富庶帝國。正在擴張中的美國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不得不碰到這個帝國的邊界，直到現在這還沒有引起任何嚴重的衝突，但是誰能保證

將來也是如此呢？

假如除掉以上所述而外，再加上英美之間在拉丁美洲，歐洲，近東，印度，馬來，日本，和其他地區的那些不斷的時隱時現的爭取政治影響的鬥爭，那末英美之間軍事和政治的矛盾就更加清楚和凸出了。

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如上所說，英美之間存在着互相連繫和互相衝突的兩種因素，直到現在，就是說直到戰爭結束以後，互相連繫的因素顯然是比互相衝突的趨勢佔了上風。

這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第一，是因為戰時的傳統，在戰爭中，爲了對共同敵人進行鬥爭，英美竭盡一切力量去調和她們在重大問題上的分歧。

第二，是因為戰爭一結束，兩國中的反動份子爲了打擊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和建立英美的世界霸權，即進行了一種共同的鬥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邱吉爾在富蘭敦所發表的那篇演講。

由於這種情形，英國的工黨政府就把英國降爲美國的隨從，而且在促進

英美集團方面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最近這兩個國家的武器標準化的談判就證明了這一點。

不過，最近却有另外一種趨勢出現，此種趨勢是由於英美利害矛盾而產生的，這兩個國家的矛盾只是一時不講而已，但實際上並沒有消除。隨着戰爭時代的消逝，隨着反蘇叫聲的無用日漸顯著，隨着民主力量抵抗英美統治世界的日益有效，英美之間利益的差別將更加顯著。

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這一趨勢最顯著的家徵，是美國最近的大選和英國工黨在議會中的『叛變』，美國十一月五日的大選把共和黨搬上了台，共和黨將控制美國的參眾兩院，我們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一九四八的總統選舉會得出同樣的結果，共和黨的政策是強調美國一國的勢力，反對任何國家的利益，包含英國在內。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不會太遙遠的經濟恐慌將趨向於加重美國的此種政策。在英國恐慌將產生同樣的效果。

在這一點上，最近英國將近三分之一的工黨議員的『叛變』也是很有意義

的，他們在辯論英皇對國會的演辭的時候批評了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誠然，這樣的批評並非初次，在英國的下院裏，以前已經有幾次聽到這樣批評的聲音了。但是，以前僅僅是工黨的左翼（希里阿克斯（Nethercliffe）德里柏（Drieholte）和其他的人），他們主要論點是認為英國必須對蘇聯加強合作。

這一次政府的反對者不僅是左翼，對於政府的敵視蘇聯是一些工黨更比較有激的份子，在他們當中包含一些不能證明蘇聯有同情的人們，例如格羅斯門（Grosvenor）福脫（Follett）以及其他的人，這些『叛徒』們對付的主要論點，例如格羅斯門是認為英國必須從美國的臣屬地位中解放出來，恢復英國在外交政策上的獨立性。

在十一月廿二日的一個會議上，格羅斯門以下的話道出了『叛徒』們的立場：

『我們不能同意英國對於『自由貿易』的解釋，美國所說的自由貿易，是把美國失業輸出自由，是美國為害其他國家利益統治世界市場的自由，是利

用借款作為政治工具的自由。不論我們是聯合美國去反對或是聯合蘇聯反對，我們都是弱的。我們將會強的，假如我們保持我們的獨立性而同時與兩方面合作。』

這些話是很有意思的，照我們看，格羅斯門並不是要求和蘇聯友好，很顯著的，他是贊成英國傳統的權衡於兩者之間的政策。不過有一點對他是很清楚的，就是英國必須從美國的臣屬地位中解放出來。

另外一個『叛徒』福脫表示了同樣的意見。福脫此人曾經在各種理由上不斷攻擊過蘇聯，特別是在伊期事件中。他在論壇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在那裏他說在一切外交政策的主張上要得到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是英國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把它提出來。

他這樣問：『假如我們在我們的政府衙門裏得到一個世界，可是我們又必須在白宮裏或者華爾街裏除掉它，這對於我們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自然，從工黨議員的『叛徒』上要得出很深遠的結論是不適當的，但是這

個『叛徒』很顯著的是表明了英國的廣大羣衆對於艾德禮和貝文的外交政策日益增漲的不滿的象徵。英國的廣大羣衆已經開始更清楚的認識了。今天面對着英國的重大問題，是她在國際舞台上保持她的獨立性呢，還是僅僅變成美帝國主義的一個歐洲前哨戰呢？

英國人民反對英國變成美帝國主義的附庸的感覺日益增漲，這就是說工黨議員『叛徒』的背景。由其政策看來，英國政府把歐洲民主勢力的鬥爭看得比英國的重大利益還要高，甚至於比一個獨立外交的利益還要高。我們在外國報紙上時常見到，有人指出目前工黨政府正是重複着三十年代保守黨內閣的致命錯誤，這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一種人民大衆情緒和統治階層的政策之間的衝突會得到什麼結果呢，這只有將來的歷史才能回答。

不過，無論如何，假如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民主和平的話，我們就不能不回復到那在戰爭時期根據平等的原則和反對結成敵對營壘的那種強國之間友誼的合作。（原載蘇聯『新時代』雜誌一月號）



誰在莫斯科會議裏作梗？

• 張 鐵 生 •

★ 一

華萊士飛到了倫敦，他在九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曾警告美國不要幹那沒有用處的蠢事，而以「填塞蘇聯四周的真空」去包圍蘇聯，因為這會使美國一定要在印度，亞洲，歐洲及加拿大駐軍，但「美國却沒有做這樣事的資源」。

華萊士的警告，其實李普曼早已提出來了，但他的態度和華萊士不同。華萊士的話重在防止美國由反蘇而引起戰爭，而李普曼在說明美英從東三省，朝鮮，經過中東，巴爾幹半島到中歐企圖「阻止」蘇聯的政策失敗以後，却以為美國應中止在蘇聯四周「阻止」她的政策，而改在幾個據點上如德國和西歐，土耳其和日本等地來「阻止」她。

李普曼的話，美國當局不會不注意，除麥克阿瑟久已注意到日本而外，那發表援助希土演說的杜魯門，却又注意到土耳其及希臘，而其注意到德國及西歐的就是參加莫斯科外長會議的馬歇爾。

★ 二

美國之把眼光注射到德國及西歐，這和莫斯科外長會議當然是有密切關係的。杜魯門為什麼要物色五星上將馬歇爾來代替貝爾納斯而當美國國務卿？就在把討論德國和約的担子放在他的身上。因此，馬歇爾進了國務院所要幹的第一件大事，也就在準備到莫斯科去對付蘇聯。

怎樣對付蘇聯呢？回答這個問題的却是美國共和黨而不